

MBA 之困 | MBA Zhikun

要学历更要能力 考生缘何弃读 MBA

黄海

曾几何时,作为一门培养中高级职业经理人员的学位教育,MBA 曾让许多管理者趋之若鹜,日夜苦读只为获得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如今,有人考上了 MBA 选择放弃名额。最近,贵州大学官方微博公布了7名自动退学的 MBA 研究生名单,虽然考生们有自己的选择,但也一定程度上折射着 MBA 教育所面临的尴尬。

7名准 MBA 放弃攻读学位名额

在贵州大学的官网上,挂着一份21名研究生自动退学的处理决定,而其中7名考生均为工商管理学硕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MBA 学位,人数占到此次处理退学总人数的33%。在10年前,MBA 概念刚引入中国的时候,考上 MBA 就意味着麻雀变凤凰,可以到一流公司担任管理岗位,因此,不少立志成为管理者的年轻

才俊不惜放弃工作,一心报考攻读 MBA。而现在,为什么有人考上了 MBA 却放弃攻读?

“这些学生可能是同时被其他学校的 MBA 录取,而选择了其他学校。”贵州大学办公室的陈老师介绍,这一批取消 MBA 学习资格的学生分别是2009年和2010年被录取的,此前已多次通知过他们来学校报到,但是他们还是一直没有来报到注册,所以才在今年统一取消学习资格。

陈老师认为,不仅是 MBA,其他学位也同样会有出现录取不来注册的情况,这并非是个别情况,原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考生也有自己的考虑。

MBA 学费太贵 渐成社交平台

通过各种途径,记者联系到姚先生,他就是7名放弃 MBA 学习机会中的一位。他告诉记者,当时报考 MBA 是因为所在的地产公司有2名公费培训的名额,但是考下来他的成绩排到第三位,如果要学

习就得自费上学,考虑到3万多的学费才最终放弃报到,打算以后有机会再尝试公费名额。

不过,据记者了解,贵州省有 MBA 培训资格的学校仅有贵州大学和贵州财经大学,学费都在5万以下,与国内其他院校 MBA 课程动辄10万相比,已不算昂贵,而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的高校才有5万元以下的 MBA 课程。有业内人士透露,MBA 对师资力量要求很高,还有很多实践机会都需要成本,所以这个学费并不算贵。

“一些院校的 MBA 培训已经逐渐衍生成社交平台。”贵阳天宇人力资源公司副总经理姚强自己就是武汉理工大学的 MBA 学位,像排名前几的长江商学院 MBA、中欧商学院 MBA 学费都已经是三四十万,一类院校的 MBA 专业学费也在10万元左右,如果不是有所成功的人,有多少人能读得起?所以,很多人考 MBA 更看重的是去那里交朋友而不是学习。

MBA 学校成倍增加 含金量下降

“单位更看重能力,而不是学历。”放弃注册的姚先生目前已经是贵阳一家地产公司的营销主管,以前打算用业余时间攻读 MBA,增加自己在单位的竞争力,向更高的职位努力。但是,现在的用人单位看学历只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看重工作经验和实际能力,所以在工作和学习之间,他决定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工作上。

对这种观点,姚强也表示赞同,他介绍,从近几年各种调研机构的数据也能看出来,用人单位越来越看重的是求职者的工作经验,项目案例报告,反而对学历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所以 MBA 受欢迎程度也自然下降。

此外,MBA 学校成倍增加,也是 MBA 含金量下滑的原因之一,姚强说,10年前,开设 MBA 课程的学校才几所,而现在已近200所,含金量肯定不如从前。以前一些人为了考 MBA 可以放弃工作,专心在家复习一两年,但是现在呢?



外籍 MBA 更具国际意识 来华就业呈上升趋势

邵思

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纷纷来华“寻梦”。《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2/3的欧洲商学院申请人数在经过几年的稳定增长后开始下滑,越来越多的学生改申欧洲以外国家的学校或者欧洲学校的海外分校。以霍特商学院为例,2011年其上海校区的人数就翻了一番。

霍特商学院调查显示,其上海校区2011年 MBA 毕业生人数约为30000人,而1991年仅为91人;2011年 EMBA 毕业生人数约为26000人,而2004年仅为2447人。霍特商学院目前的在校生中,约20%来自北美洲,30%来自欧洲,20%来自拉丁美洲,30%来自亚太、中东和非洲其他地区,华裔少于3%,而中国本土学生人数则为0。自2006年起,这些毕业生中超过50%的学生选择了在中国就业。

来自美国的 Ryan Fox 目前就读于霍特商学院上海校区。他告诉记者,提高自身价值是他来中国的主要原因。“这里的生活也非常有趣,比如说在上海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地方的文化。”他曾经在韩国首尔的一家非政府组织做过4年私人教育,对韩国和美国的文化都了解,所以“希望能在在中国嫁接韩国和美国的文化和背景的人如何在中国做生意”。

相对于中国本土人才,外籍 MBA 更具有国际意识,更熟悉国际操作规范,尤其是具有较强的软实力和情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环境,需要一整套而非仅仅单一一项技巧,而外籍 MBA 在软技巧应用方面要略胜一筹。”王承伦指出。

但在中文应用能力、可调度性、薪资期望等方面,外籍 MBA 则存在一定差距。来自意大利的 Federico Torretti 和来自巴西的 Vivian Wang 告诉记者,中文不熟练和缺乏本土工作经验是他们在在中国求职时遇到的最大困难。

霍特商学院职业发展经理叶明表示,对外籍高端商业人才而言“中文”的意义有两层,首先是作为基本的沟通工具,“80%的外籍毕业生都从事了和市场相关的工作,每天要和中国籍同事及客户进行大量的沟通”,其次是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简单地几句中文是不够的,还要能理解诸如‘关系’之类的中国商业文化”。

Niche Talent Search 的合伙人邱正浩指出:“目前中国高端人才市场存在10%左右的缺口,尤其缺乏

未来商学院发展 必须找到发现人才的新方法

在被问及想要何种类型的学员时,大多数商学院院长的回答完全一样:最好的。

想要最有前途的申请者是正常的。但我们真的在谈论和拼抢同一类型的潜在学员吗?鉴于各商学院入学标准非常类似,乍看之下似乎如此——这使这一竞争成为一场零和博弈。

每个学员只能去一所学校。潜在的申请者群体应该是趋同和可供各商学院任意选择的,衡量他们能否攻读 MBA 的标准也是一样,但申请者之间并非完全相同。一些商学院青睐那些具有强烈创业精神的候选人,另一些商学院则

寻找未来的营销专家或那些擅长财务管理的人才。

因此,如果候选人因职业道路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品质,运用不同的步骤找出他们的潜力将是明智的。商学院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将是找出不同的方法,来发现各色各样的人才,并激发他们的最大潜力。找出“最佳”候选人最常用的方法(尤其是 GMAT 和 GRE 考试),偏重测试一种我们称为分析能力的智力。IQ 测试也反映了这种能力。研究显示,这种智力与教育上的成功(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等教育)存在明显的关联。

越来越多的教育学家质疑我们评估

智力和人才的方法,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他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传统的智力衡量标准未能考虑认知和人际交往能力,这种能力在学习和个人发展方面同样重要,更不用说职业成功了。传统教育体制和 IQ 标准往往强调语言表达和逻辑数学智力,基本上忽视了其他智力。

我们都遇到过具备惊人分析能力但缺乏情商的学生变成领导者。类似的,智商平平但学会了开发自己情商的首席执行官也不乏其人。

要找到新的方法,来发现具备超出传统形式智力的人才,这一点很重要。这将极大地扩大商学院潜在申请者群体,同时

帮助商学院发现适合自己的候选人。这进而意味着,商学院需要开发增进学生个人特质的授课方法。

例如,为了激发管理类学生的创业和创新技能,西班牙企业商学院现在将人文学科纳入了现有课程。

录取标准和授课方法以及内容的变化,可能是商学院的下一个发展方向。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与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密切合作。

这种方法将对 MBA 和整个管理界产生巨大影响。它不仅影响到商学院教育是否切中要害,而且对于我们的毕业生也至关重要。(FT 中文网)

应对全球性变化 商学院地理位置重要性几何



德拉·布拉德肖

地理位置对一家商学院来说有多重要?如果你的根基在某个特定城市或国家,这一点是否重要?这个话题正日渐被商学院提上议程,因为正如我们所知,人口状况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目前全球上的人口多达70亿,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到本世纪末,这个数字还将翻上一番。人口增长最多的将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将居住在哪里?他们将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多少人将接受高等教育?印度商学院院长最近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全印度只有3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相比之下,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为82%。在未来20-25年内,印度预计将有2.5亿-3亿人口迁移到城市,接近于美国人口的规模。

这意味着,商学院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在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传统 MBA 市场以外的学生人数增长的问题。第二,匆忙城市化问题。

一些顶级商学院的院长已经仔细考虑过后的一个问题。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萨利·勃朗特(Sally Blount)表示,全球化将催生25个全球性城市,它们将是思想、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全球性中心。

它们会是哪些城市?它们也将是全球顶尖 MBA 课程的大本营吗?

在 Business Education 栏目的同事中间进行一番粗略的调查(只有7个样

本,很不具有代表性),请他们列出未来的25大城市,结果大家意见极其不一致。得到一致认同的只有四个城市:伦敦、孟买、纽约和上海。

北京、香港、莫斯科、巴黎、里约热内卢和华盛顿也得到不少票数。旧金山如何?太小。罗马呢?工业偏于薄弱。至于德国,由于实行联邦制,这个欧洲工业大国出现一个堪比伦敦、巴黎或马德里的全国性大城市的几率不大。

其他闯入脑海的城市还包括东京、迪拜、圣保罗、芝加哥、新加坡、新德里和洛杉矶。其中东京是全球面积最大的都市,人口约3600万。伊斯坦布尔或许也有机会一搏?

如果说那25个全球性城市将成为商业和教育的中心,那么,它们不是理所当然也应该拥有全球顶尖的商学院吗?

在英国《金融时报》“MBA 百强榜”的前十所顶尖商学院中,只有一个城市的名字接连出现了两次,那就是波士顿。大波士顿地区坐落着7所大型高校,就教育而言堪称全球最重要的城市。然而,10年或20年后,它能跻身前25大城市吗?如果不能,这一点是否重要?

我认为十分重要。与历史系和哲学系不同,商学院必须在商业与学术之间架起桥梁,而要发挥这样的作用,最合适的位置就是紧邻全球性公司。

那么,伦敦、孟买、纽约和上海的情况如何呢?从榜单上可以看出,伦敦和纽约分布着一些商学院。这两个城市都至少有

两所商学院荣登“百强榜”,也都各有一所商学院排在前十名之列。事实上,如果你说的是“大而又大的伦敦”(最近一位德国教授跟我说到伦敦时用了“greater, greater London”这个词),那么,在距离伦敦市中心一小时车程内,一共有6所商学院出现在百强榜上,其中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孟买迄今没有一所商学院登上百强榜,上海只有一所,即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會发生变化。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估计数字是,到2020年,中国将有20座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城市。问题是,目前大多数人都只能说出两座。

有一点显而易见,许多大学所在的城市永远也不会成为全球性大都市。美国耶

鲁大学所在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永远也入围不了。英国的兰卡斯特,瑞士的洛桑、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所在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伦敦市、毅伟商学院的所在地,通通进入不了那个名单。

那么,这些商学院怎么才能繁荣昌盛呢?科技将起到一定作用。早早认识到科技价值的两所美国商学院,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福库商学院和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另外,许多商学院在海外开设了分校,或者与中国和南美的商学院建立起合作关系——印度目前仍然较为困难。然而,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在应对全球人口变化方面仍然没有做出多少创新。如果它们不创新,它们能够一直保持国际性院校的地位吗?这个问题的答案,20年后才能揭晓。(译者/何黎)

